

▲家居智能成為日常。
AI製圖



別成為最後上車的人（下）

未來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技術能力，更包括創造力、判斷力、溝通能力、同理心，以及跨領域整合能力。AI可以在幾分鐘內生成一篇文章，但無法理解一個人的情感；可以分析海量數據，卻不能替代人類作出價值判斷。科技越進步，人性的價值反而越珍貴。

AI不只是手機裏的一個聊天視窗，更是一位全能的數位助手。它能幫你安排旅行、預約醫院、整理日程、處理跨平台工作。醫療會更加精準，教育更加個性化，交通更加智慧，政府服務更加便利。很多改變不是轟轟烈烈地出現，而是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生活的新常態。

當然，科技越強大，越需要邊界。AI換臉詐騙、虛假信息、大數據殺熟、隱私洩露……這些備受關注的問題也在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得到討論。從個人信息保護到演算法治理，從內容安全到風險預警，一系列制度正在逐步完善。

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理念是「有溫度的智能社會」。科技進步不能只照顧走得最快的人，也要等待那些走得慢的人。老人不該因不會操作智能設備而寸步難行，偏遠地區的孩子也應該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。人工智能真正的價值不只是提高效率，更是縮小差距，讓更多人分享科技成果。

學習AI並不是要求每個人都去研究演算法，也不是一夜之間改變職業方向，而是從最簡單的地方開始。用AI搜尋信息，甚至只是和AI多聊幾次天，都是一次新的學習。

人工智能時代的大門已經打開，它不會等待任何人。站在新的時代門口，雖然不必人人都成為AI專家，但至少不要成為最後一個上車的人。因為這趟列車，駛向的不只是科技的未來，更是每一個普通人的未來。



樂活
潘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終場夜未央

七月二十日凌晨，世界盃決賽，常規時間的鏖戰未能分出勝負。直至加時賽下半段，費倫·托利斯一腳破門，將比分最終定格在一比零。這場在賽前就被寄予厚望的對決，既是美斯跟耶馬相差二十歲的「澡盆德比」，也是不少球員最後一屆世界盃的絕響。只是命運兜兜轉轉，把兩代人送上了同一片草皮，卻沒能讓潘帕斯雄鷹一圓衛冕夢。當門牛士軍團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刻，也翻開了足球殘忍又動人的一幕，它是一首新舊交替的史詩，寫滿了狂熱、宿命與不屈。

這場比賽，蕩氣回腸。一邊的西班牙帶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倔強，用年輕世代的朝氣踢出了漂亮的傳控，把團隊足球的藝術推向了新高度。他們從小組賽到決賽，七場比賽只丟一球。而另一邊，阿根廷走得跟四年前一樣兇險，加時、逆轉、絕殺，樣樣不落。但三十九歲的美斯在決賽這一場，球之於他近在咫尺卻遠在天邊，奇跡終究沒有發生。

這兩支球隊的性格，說來也巧，全寫進了各自尋常的小吃中。西班牙有勇敢土豆（Patatas Bravas），阿根廷有肉腸包（choripán），一個熱情張揚，一個粗獷堅強，彷彿場上那兩代人的模樣。前者聽起來就桀驁不馴，土豆塊被炸到外殼酥脆內裏軟綿，澆一勺火辣的番茄紅椒汁，坦蕩直接，就是西班牙的味道；而後者是高喬牛仔草原上的法寶，如今成了球迷們靈魂的解藥，粗香腸加麵包，配一勺奇米丘里醬，既有炭火烤出的歲月沉澱，又有酸辣醬汁帶來的回味張力，就算滿身傷疤，也仗劍天涯。足球殘酷，美食溫柔。可它們教會了我們同一件事：這個世界，值得用心去愛。



食色
判答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前不久，受颱風「美莎克」影響，廣西多地曾一度淪為風雨中的「孤島」。面對水庫告急、山體塌方、道路截斷的艱險處境，不少新聞同行逆向而行，或是徒步蹣過及膝淤泥前行，或是騎着摩托顛簸穿村鎮，深入災情最嚴重的一線。透過他們的報道，捨小家顧大家的村民、星夜馳援的消防人員、挺身而出的志願者，以及成千上萬被困者的焦灼與期盼，被鏡頭和文字真實記錄下來，呈現在公眾面前。

類似的情形不止一次出現，翻看近期的突發事件報道，瀋陽暴雨、晉江鞋廠火災、重慶山體崩塌，每一次

險情突如其來，總有新聞人第一時間奔赴現場。每每看到這些報道，感動與敬佩油然而生，原來還有這麼多同行，依然堅守着那份純粹赤誠、不問得失的職業初心。

近幾年來，傳媒人的耳邊多是「新聞行業日漸式微」的議論。尤其是人工智能快速普及之後，數秒就能生成一篇結構完整、語句規範的新聞文稿，越來越多的人發出疑問：記者還有存在的必要嗎？有同事自我調侃道，現在出去採訪，人家第一句話不是問「哪個媒體的」，而是問「你們還在啊」。久而久之，身處行業洪流中的我們，也難免心生迷茫、自我懷

風雨裏的逆行

疑。

好在同行們扎根風雨的一線報道，給出了最樸素的答案。AI可以整合數據、拼接素材，完成一篇標準化的新聞稿件，但它終究無法替代記者的「在場」。它不會赤腳踩進泥坑，不會在廢墟上握住倖存者的手，更無法共情人間百態的悲歡與善意。那些藏在受訪者一舉一動、一顰一笑中的生命狀態，那些在極端環境下迸發出的精神力量，是算法無法依靠數據推演生成的。而這些，恰恰是新聞最核心的部分。只有躬身抵達的人，才配寫下那句「本報記者現場報道」。

「傳統」女性

「解放」（傳統）婦女，讓女性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「人」。

不過以上對「傳統」女性的印象／認知很可能只是一種刻板化的「通例」，事實上「傳統」女性除了「通例」之外，也有很多與「通例」不符的「特例」。

比如《紅樓夢》中作為大家長的賈母，就是一個可以管控眾多男性的「老祖宗」，當然你也可以說曹雪芹在書中這麼寫可能與「旗人」傳統有關——旗人女子在家中是可以出頭做主的。可是在古典小說中，凌駕於男性之上很是強勢的「傳統」女性卻遠

非個別現象。比如在古典小說中寫到有個財主因為多看了丫頭兩眼，就被太太「伸出胡蘿蔔粗的五個嫩指，兜臉一掌」，接着又將財主「拎着一隻耳朵，拎將過來」，將一個雞毛撣帚「有毛的一頭攥在手中，將那一頭有大指粗的紫竹竿，往光脖子上就是十多下」。

這種男女反轉的家庭暴力在古代是不是個別現象呢？好像也不是，同樣是在古典小說中，有兄弟兩人都懼內，哥哥在衙門當差也算好漢一條，「憑你什麼狠強盜，見了他，俯伏在地」，可是在家裏卻被太太家暴，

我們當然清楚，行業困境不會因這些逆行身影而自動消散。流量焦慮還在，轉型壓力還在，AI的挑戰也還在。但說到底，新聞是一門「人學」，只要世間仍需要有人抵達現場、追問真相、傳遞溫度，記者這個職業就還有存在的價值。感謝那些扎根一線、躬身記錄的同行，他們總能時時提醒我們，別忘了當初為何拿起筆，又為何始終捨不得放下。



十八彎
關爾
逢周二見報

《武松日記2026》

味既是挑戰，但同時能讓觀眾真切體會劇場藝術的魅力。

顧名思義，潘氏編劇的《武松日記》，以日記的雜文形式呈現，它具有一些敘事模式，由人物串連，衍生情節，但也並不在意敘述故事。全劇表面上就是嬉鬧玩笑，武松初現的形象並非打虎英雄，而是一位隨身帶備小本子和毛筆的市井平民，首要目標是尋找工作以保生活。「我們這一代人，彷彿每一個都是身不由己，大家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……」誠然，任何一代人都有其獨特經歷，闖不過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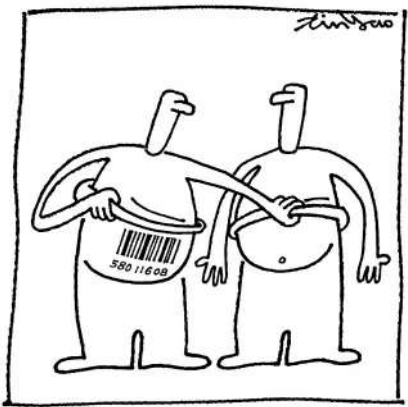
也得過。

觀眾熟悉的水滸英雄，包括李逵、林冲、燕青和魯智深，在劇中都有破格的非傳統形象。全劇另由三位女角以朗讀日記的形式伴行，既交代空間和情節發展，亦讓觀眾獲得「聽故事」的親切感。劇本不乏潘氏一貫的「噱核」台詞，例如武松憑歌寄意，天上（舞台上方）突然掉下一隻雁兒，比喻武松的歌聲「沉魚落雁」，令觀眾樂不可支。另一方面，潘氏亦善用抒情文筆，增添劇本文藝色彩。劇末引用北宋詞人周邦彥的

《少年遊》：「低聲問：向誰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馬滑霜濃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」詩情畫意，惹人遐思。我曾觀賞九年前的首演，但覺今次演出的舞台形象更加豐富，整體藝術合成更趨成熟，此乃話劇團全體創作人員的心思。



文藝中年
輕羽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識別真偽最簡單的辦法是：讓他們見面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登聖保羅教堂穹頂

英國歷史上有位建築師名為克里斯多佛·雷恩爵士（Sir Christopher Wren），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後，就是他主導了全城重建，這位建築巨匠的代表作是倫敦聖保羅大教堂，以巨大穹頂的外部特徵舉世聞名。

大教堂初建於一六〇四年，歷經數次大火和戰爭的毀壞。一六七五年再次重建時，雷恩成為主要設計師。他先是做出精密模型，但真正建築時，要驗證頂塔是否堅固，只有一次機會，一旦

出錯，頂塔便會砸落，前功盡棄，但雷恩成功了。

當努力爬上幾十層樓高的頂塔回音廊，畏高的我竟不畏高了，只顧着看那巨型環圈，聯想到太陽的圓和大。不准拍攝，無人喧嘩，大家安靜地坐着，也有人輕輕走動。從下往上望時，穹頂大極有限，看不清頂樓有欄有人，現時下望，再次領略到教堂建築的輝煌。

穹頂設計是個奇跡，不僅拓寬教堂空間，從宗教角度，或

有予教徒直達天廳之感。在回音廊外石廊，可俯瞰泰晤士河上千禧橋等大橋及兩岸建築。

雷恩逝於一七二三年，享壽九十歲，葬於他親自設計的教堂地穴，墓誌銘寫道：「若要尋找他的紀念碑，請環顧四周」。



紅塵記事
慕秋
逢周二見報

颱風貓語

我居住的馬灣小島已經多次出現在我的筆下，這裏實在是深得我心。最近颱風「紅霞」襲來，在風雨不息的孤島上，家中淡定的懶貓，讓漂游多年的我竟感覺到安穩與寧靜。

「紅霞」來的時候是個深夜，十點剛過，由於青馬大橋也將暫停，在九號風球懸掛着的幾個小時，小島就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「孤島」，所有的交通都隔斷。儘管此前颱風「樺加沙」襲來時早已試過孤島生活，但這次算是突如其來，多少還有些忐忑。

風是從半夜開始真正發威的。起初只是窗框偶爾發出輕微的顫動，到了凌晨，聲音變成了持續的呼嘯，窗外的樹影在風裏劇烈搖擺，平日裏安靜的小島，此刻像是被整個世界的喧囂猛然拍打。

就在這時，我注意到我家的貓。牠沒有躲進角落，沒有鑽到床底，而是靜靜地坐在飄窗上，背對

着我，面朝窗外。風把窗玻璃壓得嗡嗡作響，雨點打在玻璃上噼啪不停，牠卻紋絲不動，尾巴慢悠悠地擺了一下。牠靠着窗，看着外面的風雨，神情裏沒有一絲慌亂，彷彿颱風不過是這個夜晚的背景音樂，與牠無關，也不值得特別在意。

貓大概不懂什麼叫颱風，牠只是活在此刻，活在這一扇窗、這一片夜色、這一陣風聲裏。

風來疏竹，風過而竹不留聲。貓不懂颱風卻能與颱風共處，有些人，偏偏要在風來之前就開始焦慮，在風過之後還久久無法平靜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天色開始泛出一點微光。貓打了個哈欠，跳下窗台，穿過小床，走回牠的貓窩，蜷起身子，繼續睡。



漂遊記
杜若
逢周二見報

柏林的湖泊

沒想到吧，一個國家的首都市區範圍內，會有五十八個面積大於一公頃的湖泊。如果算上柏林近郊勃蘭登堡州，總數更是超過三千個。原來柏林和勃蘭登堡州片區，是歐洲最大的內陸水域之一。

首先不得不提的，便是充滿故事的萬湖。柏林居民們喜歡到這裏參加水上運動、野餐派對度周末，這裏也是遊客們的打卡地。一九四二年納粹在此召開萬湖會議，如今的萬湖別墅成為了歷史紀念館，記錄着這段沉重的歷史。

萬湖不遠處，坐落於哈維爾河上的格里尼科橋不僅是歷史愛好者的最愛，更是電影迷前來「朝聖」的「間諜橋」。由史匹堡導演，湯·漢斯主演，以歷史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《換謀者》演繹了當時美國和前蘇聯交換間諜的場景。電影拍攝地點就在當時真實發生這個事件的地方——格里尼科橋，據說拍攝時當時的德國總理還親自前去探

班。

萬湖在柏林西邊，而柏林最大湖，米格爾湖，則在東邊。這裏眾多的水上項目是許許多多柏林家庭夏天的度假勝地。在這裏可以租一個帶燒烤架的電動小遊艇遊湖，也可以租個划槳的小船或者皮划艇，還有很多家庭都自帶槳板到湖裏一邊划一邊游泳。

來到柏林的湖邊，你可能還能看到柏林特色的「項目」——裸泳。不論男女老少，在專屬的裸體沙灘脫得一絲不掛，光溜溜兒地曬太陽，或者撲通一聲跳下湖去游泳。

夏日的柏林湖畔，自由又開放，熱情又快樂。



柏林漫言
余逾
逢周二見報